



《鏡花緣》：詼諧風雅的才學小說

王松木 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

閱讀有不同的層次，讀者除了通讀文句、掌握情節大要之外，還必須關注細節，發掘隱微的線索，進一步扣問小說家的寫作創意，方能咀嚼出更豐富、更深層的閱讀趣味。想要深層領略閱讀小說的樂趣，讀者應當思考以下的問題：作者時代背景與創作動機為何？小說的敘述時間與空間為何？故事情節如何相互照應、銜接？如何塑造人物形象？文本世界與現實世界有何聯繫？……等等。

李汝珍《鏡花緣》為清代才學小說的典型，書中營造出許多奇幻的空間與情景，藉由詼諧風趣的筆法，展現自身諸般才學與藝能，創造出與坊間流行的言情小說、虛幻小說不同的敘事風格。許喬林〈鏡花緣序〉讚賞此書云：「是書無一字拾他人牙慧，無一處落前人窠臼。枕經昨史，子秀集華，兼貫九流，旁涉百戲，聰明絕世，異境天開。即飲程鄉千里之酒，而手此一編，定能驅遣睡魔；雖包孝肅（按：包拯）笑比河清，讀之必當噴飯。綜其體要，語近滑稽，而意主勸善，且津逮淵富，足裨見聞。」

然而，這本詼諧風趣、繁稱博引、新奇獨造的「真才子書」，為何今人讀之卻是評價兩極？本文擬從創作動機、敘述結構、人物塑造、文本指涉……等方面入手，試著點出李汝珍《鏡花緣》的絕妙之處，希望透過本文的導讀，能夠引領讀者從不同角度理解《鏡花緣》，細部發掘李汝珍匠心獨運的創意，並體會書中的巧妙佈局與詼諧幽默。

✻ 李汝珍的生平、性格與創作動機

李汝珍（1763-1830），字松石，原籍直隸大興（今北京市大興縣）。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，隨兄李汝璜赴任板浦場鹽課司大使而移居海州板浦（今江蘇連雲港灌雲縣），自此得以與江南文人學士交遊。李汝珍師事禮學大師凌廷堪（1755-1809），與內弟許喬林（1775-1846）、許桂林（1779-1822）往來尤為密切，其傳世之著作有：音學論著《李氏音鑑》、圍棋棋譜《受子譜》與小說《鏡花緣》。

李汝珍天資聰穎、博學多能，對於音韻之學尤為專精。余集〈《李氏音鑑》序〉描述李汝珍之為學志趣云：「大興李子松石，少而穎異，讀書不屑章句帖括之學，以其暇旁及雜流，如壬遁、星卜、象緯、篆隸之類，靡不日涉，以博其趣，而於音韻之學尤能窮源索隱，心領神悟。」李汝珍花費三十餘年心血，寫竟《鏡花緣》一百回，書中運用戲謔嘲諷的筆法，或批判現實社會的迂腐現象，或演示自身的各項才學。李汝珍自述其創作動機與過程，云：

恰喜欣逢聖世，喜戴堯天，官無催科之擾，家無徭役之勞，玉燭長調，金甌永奠；讀了些四庫奇書，享了些半生清福。心有餘閒，涉筆成趣，每於長夏餘冬，燈前月夕，以文為戲，年復一年，編出這《鏡花緣》一百回，而僅得其事之半。其友方抱幽憂之疾，讀之而解頤，而噴飯，宿疾頓愈。因說道：「子之性既懶而筆又遲，欲脫全稿，不卜何時，何不以此一百回先付梨棗，再撰續編，使四海知音得以先覩其半為快耶？」嗟乎！小說家言，何關輕重！消磨了三十多年層層心血，算不得大千世界小小文章。自家做來做去，原覺得口吻生花；他人看了又看，也必定拈花微笑。是亦緣也。（第100回）

✧ 《鏡花緣》的敘事結構與內容大要

《鏡花緣》定稿成書於嘉慶二十二年（1817），書中巧妙地竄奪了「武則天怒貶牡丹」的傳說，將故事情節套入道教謫仙神話的結構模式之中，並拼貼《山海經》對海外奇境的描寫，營構出一幅奇特的蒙太奇（Montage）圖像。全書架構可依照故事內容及其先後順序，切分成以下幾個部分：

1. 楔子—百花獲譴降紅塵（第1-6回）

小說開篇，適逢西王母娘娘壽誕，嫦娥提議令百花齊放以祝壽，但百花仙子不僅嚴詞拒絕，且言語之中多所譏諷，激惱了嫦娥與風姨，因而立下賭誓：「若他日糊塗，竟任百花齊放，情願墮落紅塵，受孽海無邊之苦。」至唐朝時，天星心月狐因獲譴臨凡，降生為武則天，因先前已受嫦娥請託，遂於殘冬某日趁著醉意御筆催花，下令百花齊放。當此之時，百花仙子正與麻姑下棋，群花因不敢違逆人間帝王之旨意而相繼綻放，百花仙子遂因觸犯天條而謫降人間，降生在嶺南唐秀才（唐敖）之家，因其母林氏夢登五彩峭壁，故將其取名為唐小山。

2. 唐敖探花遊寰海（第7-41回）

群花墮落紅塵，有12名花飄零異域、散居海外，必有賴關鍵人物加以牽合，日後方能團聚一處，而唐敖便承擔著探訪海外名花的使命。此部分描述唐敖與妻舅林之洋、老舵工多九公遊歷海外三十餘國，一方面見識海外的奇禽怪獸、仙草異木，飽覽海外諸國的特殊形貌、奇風異俗，一方面卻也在無意之中執行著「探花」的任務。經由唐敖等人的穿針引線，使得謫降海外異國的12名花最終得以返本還原。待達成使命後，唐敖功德圓滿，遂捨棄凡塵而隱遁於小蓬萊，不再復出。

3. 小山尋親歷劫難（第41-53回）

此部分描寫唐小山赴海外尋親，在往返途中遭逢水怪、山精與強盜的侵擾，經歷了許多劫難，而昔日與百花仙子相契之天庭諸仙，紛紛化身為仙姑、道士前來解救，並在言語之間予以點化，讓唐小山得以頓悟自身的因緣與天命。唐小山最終來到小蓬萊，在泣紅亭的碑記上窺見天榜、曉諭仙機，並改名為唐閨臣（唐朝閨中之臣，寓含「反周復唐」之意）。



4. 群芳小聚紅文館（第54-66回）

唐閩臣在窺得天榜後啓程返航，幸運地及時趕上朝廷科考。此部分描寫眾才女在唐閩臣引領下，共赴西京參與殿試；赴試途中，謫降凡塵、散居四方的名花逐漸會聚；抵達長安後，眾才女住進「紅文館」寓所者，已有45位之多。

5. 百花大會宗伯府（第67-94回）

殿試放榜後，禮部尚書卞濱宴請百位才女，至此謫降凡間的百位花神終於會聚。此部分描寫百位才女會聚卞府凝翠館，分頭進行著各項游藝活動，除琴、棋、書、畫之外，另有馬弔、雙陸、象棋、花湖、十湖、投壺、猜謎、拋毬、鞦韆、垂釣、占卜、籌算……等，在孟紫芝的串場引導下，逐一展示各式文人遊戲。百位才女飲宴的重頭戲在於行酒令，所行酒令有嚴格的限定——必須為雙聲或疊韻，藉此展現眾才女的機智與學識。聚會完畢後，才女們各自散去，或返回原籍，或因投入反周義軍而殉身，至於唐閩臣則重返小蓬萊。

6. 反周義軍破四關（第95-100回）

在第57至59回中，以文芸、史述為首的反周義軍已開始等待時機、謀劃勤王之計。此部分描寫心月狐之星芒已退，時機成熟，於是出兵攻克武氏兄弟所把守的四座大關——酉水（酒）、巴刀（色）、才貝（財）、无火（氣），逼迫武則天歸政退位，迎回中宗。

《鏡花緣》開創才學小說的新類型，李汝珍巧妙地將諸般學問融貫在《鏡花緣》的文本中，以小說建構虛擬空間作為演示自身才學的舞臺，書末對句：「鏡光能照真才子，花樣全翻舊稗官」，既點出了書名的由來，也間接傳達作者的創作意圖。然而，《鏡花緣》難掩濃厚的炫才色彩，招致「堆疊古書、沈悶冗贅」的批評，但不可否認，書中體現出李汝珍的創意與巧思，成功營造出詼諧幽默的趣味，尤以「遊歷海外異國」的部分最為出色，這部分不僅情節曲折緊湊，而且人物形象生動飽滿，以第23回為例，話說唐敖、林之洋、多九公一行來到「淑士國」，李汝珍特意借林之洋之口，運用仿擬的手法捏造出《少子》一書，藉此以自我指涉的方式，道出《鏡花緣》的內容與特色：

這部《少子》乃聖朝太平之世出的，是俺天朝讀書人做的——這人就是老子後裔。老子做的是《道德經》，講的都是元虛奧妙，他這部《少子》雖以遊戲為事，卻暗寓勸善之意，不外「風人之旨」。上面載著諸子百家，人物花鳥、書畫琴棋、醫卜星相、音韻算法，無一不備；還有各樣燈謎，諸般酒令，以及雙陸、馬弔、射鵰、蹴球、鬥草、投壺，各種百戲之類，件件都可解得睡魔，也可令人噴飯。（第23回）

✧ 《鏡花緣》的時代意義與價值

經典意蘊深厚、面向寬廣，讀者站在不同的角度觀看，均能得到不同的閱讀樂趣，因而能超越時空阻隔，不斷被賦予新時代的意義與價值。對於現代讀者而言，《鏡花緣》有何閱讀價

呢？應當從哪個角度切入，才能體會到《鏡花緣》的創意與趣味呢？個人以為，《鏡花緣》具備下列兩項特點，能夠迎合網路世代的閱讀偏好：

1. 傳遞理性知識的媒介，具有科普小說的特點

小說並非只是詠歎風花雪月、刻畫人生百態的文學作品，同時也是傳遞理性知識的書面媒介，當代流行的科普小說即是以小說文本作為承載科學知識的載具，例如麥可·克萊頓（Michael Crichton, 1942-2008）《侏羅紀公園》一書中，裝載著分子生物學、混沌理論的知識；在馬歇爾·傑文斯（Marshall Jevons）《致命的均衡》中，經濟學原理則成為偵破命案的關鍵。在《鏡花緣》中，李汝珍搭建起宣揚音韻學知識的虛擬舞臺——「歧舌國」，並透過小說文本來解構艱澀難懂的音韻學知識，有效地將小說轉化成「度學問文章之具」。李汝珍如何以小說文體傳播冷僻的音韻學知識？其中巧妙構思，讀來饒有趣味。

2. 虛擬空間的文字遊戲，具有後現代主義色彩

隨著網路社群媒體的興起，新世代讀者習慣在網路虛擬空間中與人交往，擅長透過戲仿手法來顛覆傳統、創造趣味。李汝珍《鏡花緣》不時運用戲仿手法創造出詼諧幽默的效果，具有後現代主義「非線性」、「去中心化」的特色，讀者可以從雅俗、莊諧的風格轉換中，感受到掙脫規範束縛的趣味與快感。

卡爾維諾（Italo Calvino, 1923-1985）〈為什麼讀經典〉：「經典是，我們愈是透過道聽途說而自以為了解它們，當我們實際閱讀時，愈會發現它們是具有原創性、出其不意而且革新的作品。」多數人曾聽說過《鏡花緣》，但能實際閱讀的恐怕不多，雖然它不是看一遍就能讀懂的小說，但絕對是值得再三咀嚼的經典。^{ISBN}

延伸閱讀

1. 王松木（2008，3月）。歧舌國的不傳之密—從《李氏音鑑》、《鏡花緣》反思當前漢語音韻學的傳播。漢學研究，26（1），231-260。
2. 王瓊玲（1999）。清代四大才學小說。臺北市：臺灣商務。
3. 李劍國、占驍勇（2004）。《鏡花緣》叢談。天津：南開大學。
4. 李豐楙（1995）。罪罰與解救：《鏡花緣》的謫仙結構研究。中國文哲研究所集刊，7，107-156。
5. 夏志清（1977）。文人小說家和中國文化—「鏡花緣」研究。中國古典小說論集·第二輯（黃維樑譯，頁265-303）。臺北市：幼獅文化。
6. 莫提默·艾德勒、查理·范多倫（2003）。如何閱讀一本書（郝明義、朱衣譯）。臺北市：臺灣商務。
7. 黃克武（1991）。「鏡花緣」之幽默—清代中葉中國幽默文學之分析。漢學研究，9（1），353-399。